

管钥匙的人

厄尔·德·必格斯[美]

田淑秀(英)

G. Y. S. D.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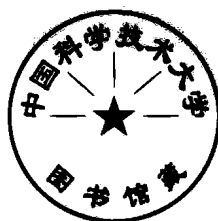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管 钥 匙 的 人

[美]厄尔·德·必格斯著

(英)田淑秀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4·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管钥匙的人

作者	[美] 厄尔·德·必格斯
译者	(英) 田淑秀
责任编辑	朴 实
装帧设计	杨 林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照排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计量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8.375
字数	17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80570-993-9/I·294
定价	5.4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人物

紫罗兰(李)	Violet (Lee)	李恒力的妻子
陈查理	Charlie Chan	檀香山来的大侦探
李恒力	Henry Lee	列车服务员, 紫罗兰的丈夫
路易斯·罗曼诺	Luis Romano	伊莲的第四个丈夫
达德利·华德	Dudley Ward	伊莲的第一个丈夫
约翰·赖德	John Ryder	伊莲的第二个丈夫
弗雷德·司万	Frederic Swan	伊莲的第三个丈夫
伊莲·拉都娜	Ellen Ladona	著名歌唱家
吉姆·丁斯科	Jim Dinsdale	旅馆经理
休·比顿	Hugh Beaton	青年歌星, 将是伊莲第五个丈夫
莱斯利·比顿	Leslie Beaton	休·比顿的姐姐
迈克尔·爱尔兰德	Michael Ireland	飞机驾驶员
塞西尔·爱尔兰德	Cecile Ireland	迈克尔的妻子, 曾是伊莲的女仆
唐纳·霍尔特	Don Holt	当地法官
欧弗尔	O'Ferrell	艾梅尔
凯士·山嫩	Cash Shannon	副司法官
米彻	Meecher	伊莲的女秘书
普赖司	Price	医生, 尸官
比尔·兰金	Bill Rankin	旧金山环球日报记者
格立森	Gleason	旧金山某报记者
阿星		华德的仆人
萨姆·霍尔特	San Holt	唐纳的父亲, 老司法官

地名

塞克拉曼多	Sacramento	美国西部城市
塞若斯	Sierras	美国西部高原
特拉奇	Truckee	美国西部城市
利纳	Reno	同上
檀香山	Honolulu	夏威夷城市
夏威夷	Hawaii	夏威夷岛
三番市	San Francisco	加州大城,又名旧金山
加利弗尼亚	California	美国州名,简称加州
橡田	Oakland	美国西部城市
意大利	Italy	欧洲国家
米兰	Milan	意大利城市
尼波里	Naples	意大利城市
巴黎	Paris	法国城市
伦敦	London	英国首都
纽约	New York	美国城市
塔湖	Tahone	美国西部湖名,亦为地名
松景	Pineview	华德的别墅名
太温酒店	Tavern	离松景最近的酒店,也是地名
司垂萨	Stresa	瑞士城市
玛夹瑞湖	Lago Maggiore	瑞士名湖
伯克利	Berkeley	加州城市之一

目 录

第 一 章	山上的雪·····	1
第 二 章	松景晚餐·····	15
第 三 章	花儿谢了·····	30
第 四 章	上天无路·····	46
第 五 章	入地无门·····	61
第 六 章	清晨 3 点钟·····	78
第 七 章	瞎子的眼睛·····	94
第 八 章	利纳的街道·····	110
第 九 章	“烦恼”坐飞机·····	126
第 十 章	罗曼诺走运·····	140
第十一章	司垂萨旅馆的凉台·····	152
第十二章	“你要去特拉奇?”·····	160
第十三章	黑夜里的脚步声·····	176
第十四章	“思想”是个女子·····	187
第十五章	别人的乡土·····	195
第十六章	阿星这个小子·····	208
第十七章	网子拉紧了·····	219
第十八章	兰金扔炸弹·····	230
第十九章	查理爬梯子·····	241
第二十章	台风以后·····	251

第一章 山上的雪

火车早就开出了塞克拉曼多*，现在正勇敢地爬上塞若斯**高原，向着楚其城进发。铁路两边，小片积雪闪跃在下午的阳光下，远处满盖着雪的山顶在早春那浅蓝的天空中清晰可见。

两个列车长一起跟车走，好像为了保险。他们走到第7节车厢停住了。领头儿的那一个说：“塞克拉曼多上车的人拿出票来。”车厢座位上有个金发女郎，年岁不会超过20岁，递给他一张车票。他看了看就递给他的同事的，“7号座，”他大声说，“利纳。”***

“利纳。”另外的那个车长也说，声音更大。

他们走过去了，剩下那个金发女郎瞪着眼睛看着车厢里的人们，又腼腆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自从前天离开家，这是第一次她所去的地方被公开宣布出来。车厢里的人们都转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她。有些人微笑着，也有些人冷冷

* 塞克拉曼多 Sacramento 城市(美国)

** 塞若斯 Sierras 高原(美国)

*** 利纳 Reno 城市(美国)

地把头转了回去。人民大众在这个时刻好像一点儿也没有礼貌。

只有一个旅客没表示什么兴趣。在过道对面的8号座位，女郎早就注意了有个人背影，肩膀宽宽的，穿着一套深色衣服。他坐得离窗户很近，一直瞧着外头。单从他的背影就能看得出，他是在想自己的事。要去利纳的这位年轻姑娘不知为什么，觉得有点感激他。

突然那人转回身来，姑娘明白了，原来他是位中国人。这个种族的人都不多管闲事，令人羡慕的种族。这是一位中年、体态宽大的中国人，他那小黑眼睛发着光亮，好像心里很兴奋。他突然咧开嘴笑了，好像碰上了什么大喜事，然后站起身来，快步地走过了车厢。

到了火车前头的了望车里，他站在那儿深深地吸了一口冷冷的空气。好像不能自制，他又被引到窗边。火车现在正慢慢地往上爬，不管他往哪边看，都是一片洁白。他感觉到有人站在他后边，就回转身来。原来是车上的女服务员，一位中国女子。今天下午，这女人偷偷看了他好几次。

“你好。”他说，“谢谢，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简直忍不住要说话。好像必须把一腔热情说出来，不然胸口就要崩了。你知道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看到雪！”

“啊，我真高兴！”姑娘回答。这个回答有点儿奇怪，但是这个胖胖的中国女孩子显然是兴奋得顾不到那些了。

“你看，是这样，”他接着说：“我一生只记得那摇摇摆摆的棕榈树，那热带的季风，大浪头卷上珊瑚海岸——”

“檀香山。”那姑娘接口说。

他住了口，瞪着眼睛看着她。“也许你到过夏威夷吧？”

他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嘛——我生在三番市，可是我在杂志上看过广告，并且呀——”

“你是个聪明女子，”那人抢着说，“你推测的对极了，我家住在檀香山多年了。有一次，真的，我到过加利福尼亚，从那沙漠平地上我看到远方的山顶上有雪，但是那好像在梦里。可现在呢，我正向雪乡前进，雪铺满地。我这不习惯的脚很快就会踏进那寒冷之地，我就要深深地吸那冰冷的空气。”他叹了口气，又加上一句：“人生可太好了。”

那姑娘说：“也有一些人觉得这雪没什么意思。”

“这不奇怪，还有人认为星星是天空上的污点。但是你跟我，咱们对世界上美丽的东西不是那样漠不关心。咱们爱旅行，去寻找稀奇的和不同的事物，是不是这样？”

“我一定是那样儿。”

“好哇，你一定要去看看我那岛啊，别以为我这么爱雪景就忘了我那可爱的家乡。我有个女儿跟你年纪相仿，做你的向导她该是多么高兴啊。她会陪你游览檀香山，看那花树和——”

“那新建的警察局，也许。”姑娘忽然喊出来了。

这个胖胖的人微微一惊，瞪着眼看她。“我猜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了，”姑娘笑了。“许多年来你就是我的‘报上英雄’。当时我还小呢，在报上读了你带着那‘非利莫尔’珍珠在大沙漠里藏着的故事。还有，你还在旧金山捉住了杀死苏格兰场著名侦探的凶手。我天天跟着报导，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就在三个星期以前，你又到了旧金山，又一个残酷的杀

人凶手被你捉住了。”

“正是如此。”他耸耸肩膀。

“你的像片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你忘了吗？”

“我总想法子忘掉那些事，”他苦笑着说，“照片上是我吗？”

“当然啦。比那更好，我看到你本人啦。两个星期以前在旧金山，陈家家族联合会请你大宴，我母亲姓陈，我们就都参加了。你进大堂的时候我站的地方只离你几米，但坐的地方太远，听不见你说什么。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个讲演特别精彩。”

他又耸耸肩膀说：“陈家联合会应当尊重事实。”

“我叫紫罗兰，姓李。”她伸出小手接着说：“你呢，我可以说出你的名字吗？”

“怎么不可以？”他拉住她的手回答。“我被圈住了，我是檀香山警局的探长陈查理。”

小姑娘又接着说：“你在橡田*上车的时候我丈夫跟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叫恒力，是餐车服务员。”她得意地说。“但是他告诉我不要跟你说话，那是为什么你先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高兴地喊出来‘我真高兴’！我丈夫说也许大侦探现在正办一件新谋杀案子，不要人知道他的身份，我丈夫常常是对的。”

查理点点头说：“丈夫们正应该是那样，但是这次他却说错了。”

姑娘的脸上显出失望的样子。“那你不是在追踪什么罪

* 橡田 Oakland 城市(美国)

犯吧？”

“我没追踪别人，就是我自己。”

“我们想到也许是最近有什么谋杀——”

陈查理笑了，说：“这是大陆上，自然时有谋杀案发生。但是我可以高兴地说，现在那些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在欣赏着那些顶上盖着雪的山峰。”

“这么说我可以告诉我丈夫，他能自由地跟你交谈了吗？这个荣誉准得叫他高兴极了。”

查理把手放在姑娘的臂上，说：“我自己告诉他吧，再说我下车以前还要见你呢。此刻，你的友好话语对饿人就像饭食，对累人就像休息。阿罗哈！”

他迈进前边的门，把他那小个儿同胞留在寒冷的车上，满脸喜色，呼吸紧促。

查理到了餐车里。穿着白制服的服务员正弯着腰给那唯一的旅客帮忙。等那位旅客要好了东西，他站直起来往陈查理那边看了一眼。这是个又矮又瘦的中国人，只有他同种族的人能看到他那厚眼皮下闪出来的眼光含着多少兴奋。

查理坐下去，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做，就注视着坐在远处的那位同车旅客。这位先生瘦瘦的，看着挺高贵，大概是个外国人，也许是个拉丁人。他的头发又黑又亮，除了鬓角有点灰色之外，跟这位大侦探的头发一样黑。他的眼睛转来转去，手神经稀稀地动着；屁股坐在椅子边上，好像随时都要起身逃走似的。

服务员用银盘子托着香烟走回来，拿到了烟钱和小费。

• 阿罗哈 Aloha 夏威夷语“再见”

陈向他招招手，那小伙子立刻来到他的身边。

“请你给我拿一杯橘子水来，可以吗？”查理说。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服务员回答。去得特快，回来更快捷出奇。他把饮料放在查理的椅子扶手上。在勉强退走的时候，大侦探说了话。“这种饮料真好。”他举着杯子说。

“是的，先生。”服务员回答。他看着查理的样子，跟那个姑娘在了望车上看着查理的样子差不多。

“希望能减肥，”查理接着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我来说——你看，我坐满了这个大椅子。”

服务员的眼睛眯起来，说：“有时候猎虎的人也是胖胖的，不过，当他猛然下手捕捉猎物时，却准确得很。”

查理微笑着说：“小心谨慎的人，是过桥时的好同伴。”

服务员点点头：“入乡随乡，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

“我赞赏你的小心谨慎。”查理告诉他。“可是我刚才跟你太太说了，这次不必如此，猎虎人现在没有工作。你可以叫他的名字，毫无损害。”

“啊，谢谢你，探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见到你都是无上的光荣。我妻子和我一直很羡慕你的工作，此刻你好像站在声誉的最高峰。”

查理叹口气，喝完他那杯橘子水，说：“站在最高峰的那个人没有地方迈步，只能摔下去。”

“用不着急着迈步嘛。”服务员提醒他。

“很对，”侦探点头同意。“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我见到你太太的时候心里祝贺你，现在见到了你，心里又得祝贺她了。”

这个青年人的脸上显出了欢喜的笑容。他说：“我一定让这句话在我们家谱上站个地位。其实被祝贺的人不值一提，但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却很值得注意。你还想喝点儿什么？”

“不喝了，谢谢你。”查理看了一下手表。“我相信再过25分钟就到了特拉奇城*了。”

“24分半，”李恒力回答。他是个真正的铁路上的人。他那黑眼睛里的怀疑闪了一下，很不容易被人看到。“你在特拉奇下车吗？探长。”

查理点点头，说：“对了，是在那儿下。”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车上那另外一个旅客，那个人好像忽然对他发生了兴趣。

“你旅行只是为了消遣，你已经对我说了。”服务员接着说。

查理笑了，轻轻地说：“一部分。”

“呵，对了，一部分。”李恒力说。他看见查理的手摸进口袋，就说：“橘子水是5毛钱，我很抱歉。”

查理点点头，迟疑了一下，然后把5毛钱放在银托盘上。他不是不知道给小费，但是他也明白中国人的敏感性情。他和恒力现在是朋友了，不是主人和雇佣。他从恒力的眼神看得出来，这个小伙子很感激他顾到别人的情绪。

“谢谢你啦，”服务员深深鞠了一躬。“能给陈查理探长服务，真是无上的荣幸。”

这个时候大侦探的眼睛恰巧看着车厢那一头的外国客

* 特拉奇 Truckee 城市(美国)

人。那人正要点上一支香烟，听到这个姓名就停住了，瞪着眼睛瞧着，直到火柴烧着他的手指头。他把火柴扔掉，又用另外一根点上烟，然后，走过来坐在查理旁边的座位上。

“对不起，”他说。“我——我不是要打搅你，可是我听见你说你要在特拉奇下车，我也是在那儿下。”

“是吗？”查理客气地说。

“唉，是的。他们告诉我，在这个季节那地方很荒凉。”

“这雪挺漂亮呀。”陈说。

“哼！”他厌恶地耸耸肩膀。“我吗，我看够了雪了。在意大利北方我跟着军队打了两个冬天的仗。”

查理说：“对你来说，那是个讨厌的工作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请原谅，别生气。你这个脾气，是个音乐家吧？”

“你认识我呀？”

“我没有这样好运气。但我看到这又扁又起了茧的指尖，猜你是个拉提琴的。”

“我不只拉提琴，做得可多啦。我是路易斯·罗曼诺，歌剧指挥。哼，——我看得出来，这对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家乡米兰*和尼波斯**可不同啦，巴黎、伦敦，连纽约也是这样。可现在呢，一切都完了。”

“我很同情。”

“完蛋了，被一个女人弄的。一个女人——噢，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两个都在特拉奇下车。下了车以后——”

* 米兰 Milan 城市(意大利)

** 尼波斯 Naples 城市(意大利)

“对了——下车以后？”

“咱们一块儿走，陈先生，我没法子，听见你的姓名啦。那真是凑巧，有人叫我找你。你不信吗？看看这个。”

他递给查理一张又皱又脏的电报。大侦探念道：

“路易斯·罗曼诺先生，奇拉内旅馆，旧金山：你能来塔湖*访问我真是太好了。因为春迟，环湖马路的情况都不理想。你在特拉奇下车，我已给当地车房打过电话，叫他们预备一辆车等着你，把你送到塔湖太温酒店。”在太温酒店的码头上我的工人会在小汽艇上等着你，把你接到家——松景***——来。别的客人可能在特拉奇与你同车来此，客人之中有一位是檀香山的陈查理先生。多谢你能来。达德利·华德”

陈查理把电报还给罗曼诺，说：“现在我明白了。”

罗曼诺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你比我运气好得多，我知道的只是到这个松景的门口，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你呢——也许你是华德的朋友吧？你对这件事情可能完全了解。”

陈查理的脸上毫无表情。“你呢？你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位意大利人说。

“达德利·华德先生不是你的朋友吗？”查理问。

“根本不是，我没见过他。当然了，我知道他家是三番市

* 塔湖 Tahoe 地名(美国)

** 太温酒店 Tavern(美国)

*** 松景 Pineview 房子名(罪案发生所在地)

有名的世家，非常有钱。我每年夏天都在这个高地的湖边渡过，去得很早。几天以前我接到他一封奇怪的信，请我到这里来访问他。他说有事和我商量，应许下给我钱来补偿我所有的麻烦，我本来有——现在有经济困难，是一些想不到的麻烦事。所以我同意了到这里来。”

“华德先生要讨论什么事，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我猜到了一些。你知道，华德先生是我妻子以前的丈夫。”查理懒懒地点点头。“关系可不太近，在我们两个之间，还有其他两个丈夫呢。他是头一个，我是第四个。”

查理想法子不叫脸上显出惊奇的样子。在酒碗山*上，他妻子对这件事怎么想呢？但是他现在是在大陆上，离着利纳只有几里路了。

“也许我告诉你谁是我妻子，你就明白了。”意大利人说。“这个名子呀，先生，连你——对不起，连全世界都知道。拉都娜，唱歌剧的，伊莲·拉都娜。”他兴奋地坐在椅子边上，“真是天才，伟大的天才。多好的发音器官！超等优越。可她有什么样儿的心呢？冷得像盖在石头上的雪。”他指指车窗外边的风景。

“真替你难过，”查理说。“这么说，你跟你太太不大融洽吧？”

“融洽？跟她融洽！”他站起来了，为了好发表意见。“我怎么能跟她融洽？她此刻正在利纳想法子跟我离婚，去嫁给她新近的情人——一个傻头傻脑的男孩子，脸色青白像油灰似的。这就是我对她尽了所有的心力、无微不至爱护她的

* 酒碗山 Punchbowl Hill 夏威夷(陈查理的家在这小山上)

结果吗？现在，她连法定的第一期付款都不给我，叫我饿——”

他又坐到椅子上。“我能希望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呢？她总是那样，哪个丈夫都不合她的意。”

查理头点点，说：“自己园里长的姜总是不够辣。”

罗曼诺使劲儿点点头：“对了，这可说得正对。她总是那样，看她的历史吧——嫁给华德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呢，要什么有什么，除了要新丈夫。哈，她连新丈夫也得到了，名字叫赖德。但是他也没能站住脚。于是，又一个。他是谁来着？有什么要紧？我忘了，然后就是我。我呀，把每一个醒着的钟点都用在教她和保护她的嗓子上。先生，我教给她古意大利的呼吸方法。不会这种呼吸方法，唱歌剧的就什么都不能算，根本算不上数！我初见她的时候，她完全不知道这个方法。你想想吧。”

他激动得把头埋在两手之中。

查理保持着静默。

“可现在呢，”罗曼诺又接着说，“是这个男孩子，这个唱歌的，——这个，这个名字叫什么的。他能叫她别吃糕点来保住她的身材吗？他给她预备嗽口药，提醒她用吗？现在，我想起那第三个丈夫的姓名了——他是司万医生，一个喉科专家。自从他们离婚以后，他就住在利纳。不用说她又会去跟他调情了。她一钓上这个男孩子，也会来跟我调情。她总是这样。但是现在，现在她连讲好的钱都不给我——”

恒力来了，说：“对不起，探长，3分钟就到特拉奇了。”

罗曼诺向门那儿冲去，显然是去拿他的行李。查理扭头对着他的同胞说：“很高兴认识你。”